

[美]埃里希·弗洛姆著 张燕译 赵鑫珊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Erich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 Freud

根据Simon & Schuster Inc. 1980年版本译出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美〕埃里希·弗洛姆著

张燕译 赵鑫珊校

责任编辑：李思远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8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0,000 印张：6.375 印数：1—9,350
统一书号：2109·65 定价：1.15元
新书目：86—4.5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对当代世界的政治、社会等许多领域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稍后的弗洛伊德学说，对西方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东、西方学者对二者分别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对这两位人类思想领域的巨人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尚不多见。《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在此方面作了尝试。

本书作者埃里希·弗洛姆是出生于德国的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对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弗洛伊德的基本思想进行了阐释、分析和比较，指出了马克思理论的高明之处和弗洛伊德学说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弗洛姆提出了自己的有关思想。这对我国的广大读者了解、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弗洛姆本人的思想和观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所阐述的一些理论、观点大都比较客观、深刻，颇有见地。但是，由于作者的局限，有些方面如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苏联社会制度的认识，对斯大林功过的评价等等，还存在着片面性，有的甚至表

现为明显的错误。我们在阅读时，需要冷静的思考，认真加以鉴别。

编者

一九八六年一月

校者序

我第一次知道弗洛姆 (Erich Fromm) 这个人的名字，读到他的哲学和心理学论著，还是 1978 年的事。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译丛》担任德、英文翻译和编辑工作。

后来，我就经常研读他的书和文章。因为我喜欢他观察当代世界和观察现代人的独特视角。我想，所谓哲学思考，其要害就在于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观察世界、人和他所处的时代。

我不会忘记，1980 年 3 月 21 日联邦德国《时报》发表弗洛姆逝世前的一次谈话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在这次坦率的谈话中，他回顾了他同马克思学说和弗洛伊德学说的思想继承关系。

在他看来，在一切著名的思想家当中恐怕没有一个人象马克思这样完全被后代所曲解。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核心思想是重新把人摆在中心地位。

在谈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时，弗洛姆承认在他做学生的时候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后来，他就开始怀疑起弗洛伊德主义。最后，他同弗洛伊德

的性欲理论也分道扬镳了。因为他认为“这种理论局限性太大”。弗洛姆不满意弗洛伊德学说中的那几个车轱辘转的概念，如恋母情结（Oedipuscomplex）和害怕被阉割生殖器的恐惧心理。

早年，弗洛姆作为一位严格的精神分析学家，积累了坚实而丰富的临床经验。渐渐地，他从实践中觉得完全遵循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一套去治疗病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患者的。因为他感到同病人缺少一种活生生的联系。他在学术上的转折点便是开始从整体上去看待病人。他说：

“我想认识完整的人、具体的人的结构。不仅是以家庭中的人，而且也是以社会中的人为认识对象。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是家庭。”

正因为他对弗洛伊德学说有不满处，所以他后来才自立门户，成了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

我之所以要在上面说这些话，无非是因为它或许可以为读者理解《在幻想锁链的彼岸》这本专著提供一点背景材料。

我认为，弗洛姆撰写《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的意图就是试着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这两个人类文化截然不同的领域熔为一炉，组合成一种新的理论。可以说，这是比较文化研究一种大胆的尝试。

弗洛姆这样做，究竟是否可行，究竟成不成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和在哪些方面是成功的，笔者不敢妄下断语。

我觉得真正的、最后的评判者应当是每一个读者的严肃头脑。别人无权指手画脚。

1983年以前，我阅读弗洛姆的著作经常感到有种种困难。到了1984年，我在认真读了弗洛伊德好几本书之后，当我再回过头去看弗洛姆的东西，就不觉得困难了。这种情形，很象黑格尔著作同马克思著作的关系。不读前者，就很难读懂后者。同样，不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书，就无法把握弗洛姆。

我以为，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重要术语无疑是我们阅读《在幻想锁链的彼岸》这部专著的必要前提和预备知识。

弗洛姆是当代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1980年初夏的一天，我在圆明园散步，意外遇上美国《生活》杂志一位记者。当我问到美国大学生是否阅读弗洛姆著作的时候，他颇为赞叹地说：

“哦，美国许多文科大学生都喜欢读他的书！”

对弗洛姆的书，我有一种信赖感，尤其是当他剖析现代人的精神结构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有多年坚实而丰富的精神分析临床经验。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可贵的。我就很赞成弗洛姆对有些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的批评：

“萨特的心理学思想虽然显赫一时，但毕竟是肤浅的。因为它没有坚实的临床基础。某些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也是如此。”

1900年弗洛姆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他是一

个独生子。双亲都是正统的犹太人。(意味深长的是，他长期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也是犹太人！)从孩童时代起，弗洛姆就深感孤独。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有孤独感，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在德国总是被人另眼看待的缘故。弗洛姆说：“我一直期待着什么东西能把我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在我看来，这种东西便是他日后的哲学思考。哲学思考于他，正是把他从根本孤境中拯救出来的圣手和福音。哲学思考于他，正是他对孤独感的一种永恒报复和勇猛的反抗。

从弗洛姆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根本的孤境乃是哲学思考最深厚的土壤和最深沉的背景。

1929年到1934年，他在德国法兰克福精神分析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工作。纳粹夺取政权后，他流亡到了美国，先后在许多著名的大学执教。主要著作有《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爱的艺术》；《弗洛伊德的使命》，《自为的人》；《健全的社会》和《精神分析与宗教》等。

这里译出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是弗洛姆的一本代表作，它表述了他一生的努力方向和意图。

本书译者张燕曾就读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攻法兰克福学派。(弗洛姆恰好就是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由于我们对弗洛姆的著作怀有一种共同的理智上的激情、好奇心和兴趣，促使我和她进行了这次愉快的合作。当我校完了这个中译本，我觉得在我前面的视野已大

大拓展开了。或者换句话说，我也开始试着用一种崭新的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当代世界和人类命运。

我想，这也许就是我的最大收获。

赵鑫珊

1985年11月1日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一些个人经历.....	(1)
第二章	共同的基础.....	(12)
第三章	人及其本质的概念.....	(28)
第四章	人的进化.....	(34)
第五章	人的动机.....	(39)
第六章	病态的个人和病态的社会.....	(44)
第七章	精神健康的概念.....	(66)
第八章	个人和社会的特性.....	(75)
第九章	社会的无意识.....	(93)
第十章	两种学说的命运.....	(141)
第十一章	一些有关的思想.....	(156)
第十二章	信 条.....	(184)

第一章 我的一些个人经历

如果一个人要问自己，他是怎样对那些注定要在他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领域发生兴趣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要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或许，他天生对某些问题就有一种爱好；或许，他是受了某些老师的影响，受了当时各种思想或个人经历的影响，才走上了他以后所感兴趣的的道路的——然而，又有谁知道，在这些因素中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呢？说实在的，如果有人想要确切地知道在所有这些因素中那些较重要的因素的话，那么，没有一部详细的史料性自传恐怕是不可能找到问题答案的。

但是，我并不打算把此书写成一部史料性的自传，而是想写成一本有关精神发展的自传。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要选择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些经历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这些经历才使我以后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以及对这两种学说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兴趣。如果我想知道我是怎样对有关人们之所以要这样行动的问题发生极大兴趣的话，那么，下述情况也许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我是一个独生子，我的父亲性情急躁、喜怒

无常，我的母亲则情绪低落、郁郁寡欢，这些便足以使我
对奇特而又神秘的人类行为的原因发生兴趣。至今我仍然
清楚地记得在我大约十二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使我的思想远远超出了我先前所思考的范围；十年
以后，它才使我对弗洛伊德发生了兴趣。

这件事情的经过原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女子，
她是我们家的朋友。她的芳龄大约二十五岁，既漂亮，又富有魅力；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画家。是我认识的
第一个画家。我还记得听人说起过，她订婚不久就解除了婚约；我记得，她几乎总是陪伴着她那位丧偶的父亲。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父亲是一个索然寡味、其貌不扬的老人。当时我的确就是这样认为的（由于妒忌，我的判断也
许带有某些偏见）。然而，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的父亲去逝了，不久她也自杀了，并且留下
了遗嘱，遗嘱上说她希望同她的父亲合葬在一起。

我从未听说过恋母情结，也未曾听说过女儿和父亲之
间的乱伦的固恋。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触动了我。我非
常喜欢这位妙龄女郎；我讨厌那位其貌不扬的父亲。在这
以前，我也根本不知道人还会自杀。于是，一种想法便在
心中油然而生：“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一位年轻
漂亮的姑娘怎么可能如此爱恋着她的父亲，以致她宁愿和
她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也不愿意活着享受人生和绘画的乐
趣呢？

当然，我没有找到任何答案。我被“何以可能”这个问题

难住了。可是，当我渐渐地熟悉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似乎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找到了有关在我开始成熟为青年的这段令人困惑而又害怕的经历中的答案。

我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却是由另一番完全不同的经历所引起的。我生长在一个笃信犹太教的家庭，旧约的故事扣响了我的心弦，它比我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更使我激动。然而，并不是所有这些故事都能打动我的；我讨厌，或者说，我不太喜欢希伯来人征服迦南人的历史；我认为，末底改或以斯帖的故事没有任何价值；同样，我也并不欣赏所罗门的雅歌。但是，亚当和夏娃不服从上帝的故事，阿伯拉罕恳求上帝解救罪恶之地的居民们的故事，约拿出使尼尼微的故事，以及圣经中的其他许多故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诚然，最感动我的还是那些预言家如以赛亚、阿摩司、何西阿的著作；但是，我并不为他们的告诫或预示灾难的来临所感动；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是使我难以忘怀的：到那个时候，各族人民，“将把剑铸成犁头，把矛铸成枝钩刀，而不再大动干戈，相互残杀，更不会再发动任何战争”；到那个时候，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地到处都充满了上帝的智慧，就像大海装满了圣水一样”。各民族之间普遍友好地和平共处的图景，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十三、三岁少年的心！也许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便成了我之所以对和平国际主义思想发生兴趣的直接原因：我是一个犹太人的儿子，在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并耳闻目睹了一些规模不大的反种族主义的事件，更

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双方都有一种陌生的、宗派小集团的感情。我讨厌宗派小集团。或许这都是因为我是一个性情孤僻、娇生惯养的孩子，竭力想要克服这种孤独感。因此，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有关普遍和平及兄弟般情谊的预言更能使我兴奋和激动呢？

此外，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发生的话，也许所有这些亲身经历都不会如此深刻地、持久地影响我。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别的任何事情决定了我成长的道路。一九一四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只有十四岁。最初感受到的只是战争的骚动、胜利的喜悦和我所认识的一些士兵的不幸阵亡。我对这次战争的问题漠不关心，也不为战争的残酷无情所震动。但不久这一切全变了。是我的老师们的一些经历使我发生了这种变化。战争前两年，我的一位拉丁文老师在课堂说过，他最喜爱的格言是：“如果你希望和平，你就应该准备战争”。因此，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位老师显得格外高兴。我想，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主张和平的，一个似乎一向如此真诚地关心维持和平的人怎么可能在现在一遇到战争就如此欣喜若狂呢？从那以后，我很难相信备战能维持和平这一原则，尽管鼓吹这一原则的人比我的拉丁文老师更善良、更真诚。

在那些日子里，使我感到同样震惊的是，整个德国都在疯狂地仇恨英国。突然间英国人成了廉价的雇佣兵，他们既残酷，又无耻，企图杀害我们无辜的、忠实可靠的德国英雄。就在那举国上下歇斯底里大发作的过程中，有一

件事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一次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布置给我们的暑期作业是背熟英国国歌。这一作业是在暑假以前布置的；当时还处在和平时期。开学后，我们这些男同学对那位老师说，我们拒绝学习现在成了我们头号敌人的国歌。这一拒绝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调皮捣蛋的缘故，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受到了“仇恨英国”这一论调的影响。那位老师站在教室前面，冷笑一声，并用平静的口吻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抗议：“别自欺欺人了；英国永远不会打败仗的！”这是在疯狂的仇恨中，一个理智健全的、现实的人所发出的声音——这是一位令人尊敬和钦佩的老师的声音。这一切对我来说依然历历在目。老师所说的那句话以及他那种心平气和、合情合理的说话方式启发了我，同时也粉碎了仇恨和民族自豪感的疯狂模式；它使我感到惊异，使我陷入了沉思：“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疑团也越来越多。我的一些叔伯、表兄、老同学在战争中阵亡了；将军们关于胜利的预言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不久，我便懂得了，所谓“战略撤退”和“胜利防御”都只不过是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罢了。此外，德国新闻界一开始就把这次战争说成是邻国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因为这些邻国妒忌德国，并想压制德国，以便达到消灭一个成功竞争者的目的。同时，这次战争也被说成是一场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德国不是也反对过俄国的沙皇——一位奴役和压迫的化身吗？

当时，这一切似乎都是令人信服的，因为没有人持任何

反对意见。但是，我却开始怀疑起自己曾经相信过的这些说法了。首先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代表们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投票反对战争预算，批评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人们秘密传阅着一本名为《我控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论述了战争罪行的问题——我依旧记得，这本小册子主要是从西方同盟国的立场出发探讨这个问题的。该小册子指出，帝国政府决不是这次战争的无辜的牺牲品。它同奥匈政府一样，对这次战争负主要的责任。

战争在继续着。战线从瑞士边境向北延伸到了波罗的海。在同士兵们的交谈中，人们就会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时地被困在战壕里和防空洞里，不时又要冒着敌人猛烈进攻的炮火，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突围，但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年复一年。各国健壮的士兵，就象笼中的动物那样生活着：他们用步枪、手榴弹、机枪和刺刀互相残杀；就在这场大屠杀继续进行的时候，有人却在假惺惺地保证用最快的速度赢得战争的胜利，声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并装腔作势地反对穷凶极恶的敌人，主张和平，宣布和平的条件。

这一状况持续得越久，我的变化也就越大——很快地我便由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了。我愈加迫切地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千百万人怎么可能继续在战壕里，或被人杀害、或去杀害其他国家的无辜的人民，从而造成父母、妻子、朋友们的极大痛苦呢？他们究竟是为什么而战？当每一个人都说，他不希望